

# 秋日漫步

文/[日]萩原朔太郎 译/廖婧

四季中,我最喜欢秋季。当然,这或许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喜好。从气候上来说,日本并非宜居之国。夏天潮湿、闷热,春天天空低沉、阴郁,到了冬天,用纸糊门窗的人家,屋里寒气逼人。而那些不用纸糊门窗的人家,夏天又闷热难耐。只有秋天,舒适宜人。

我喜欢秋季,除了一般原因,还有一些特殊的个人意义。秋天适合户外散步。我本来就没什么爱好,钓鱼、打高尔夫、收集艺术品之类一概不知。我虽然喜欢围棋、象棋,但因为和朋友鲜少交往,没有对弈之人,也就不怎么下棋了。

再说到旅行,我也是几乎没有去过什么地方。倒不是讨厌,只是觉得打包行李和计算旅费太麻烦,而且不愿意住旅馆。了解我性情的人,都以为我每日闭居家中,阅读杂志打发时间。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,除了写作的时候,一天里大半时间我都不在家中。我像条流浪狗一样,终日在外游荡。这是我唯一的娱乐,也是消闲之法。换句话说,我喜欢秋天,和流浪汉们喜欢秋天的原因是一样的。

上文我用了“散步”二字,但其实我的情况不太适用于此。更何况,我走路的样子实在算不上潇洒,并非最近流行的那种徒步旅行的感觉。很多时候,我就像一个失去知觉的人一样四处游荡,没有目的,没有方向。用“漫步”来形容或许最为恰当,而我又一直沉溺于冥想,如果有这个词的话,我想用“冥步”二字。

不管什么地方,我都能游来荡去。但大多数时候,我行走在街市热闹的人群中,走累了就随处找个长椅坐下。要达到这个目的,公园和车站是最好的去处,候车室更佳。不仅能休息,我更喜欢在那里看旅客和人群。有时候,我只为如此便跑去火车站,呆坐上三小时。而在自己家里,我却连一个小时都无聊得待不住。爱伦·坡的一部小说中,有一个不幸的男人,如果不整天在人群中游荡,就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。对于那种心理,我了然于心。我老家有一个名叫竹的乞丐,他本是一个富裕农家的独子,却离家出走乞讨。警察强行把他送回乡下的家里,他立刻又逃回城里,终日在热闹的街市上游荡。

看着秋日晴朗的天空,我心中涌起一股不可思议的怀旧情绪,想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旅行。但正如上文所说,我不会查列车时刻表,也不会打包行李,所以旅行的冲动总是消失在脑海中。

但有时候,我会踏上一段轻便之旅。即把东京地图放在怀中,去寻找我未知悉的街道,以及浅草、麻布、赤坂那些隐蔽的后街。抑或乘坐贯穿武藏野平原的私营线路电车,去看看沿线新开发的街区,更是不可思议的新奇乐趣。碑文谷、武藏小山、户越银座等等,这些我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街市,如同梦中龙宫,却真实存在于旷野之中,攘往熙来。开业广告的红旗在店铺前飘扬,乐队奏响的喜庆之音响彻云霄。

不喜欢待在家里的我,总是在户外漫步的我,也许就是天生的流浪汉。但实际上,这是我的孤独癖使然,我喜欢独处,喜欢自由。因为,人只有在户外才真正自由。

琴声在昏暗的房子里颤抖。

读中学的三姐特别叛逆,和爸妈吵嘴,和大姐打架,扯着头发从床头打到床尾。后来她直接住校,一周回来一次。其实,我们村离学校很近,站在村口都可以看到。

三姐与同学的关系却是极好。傍晚,她经常会和同学拿本书边背边散步到回家,爬到她的小阁楼,关上门,叽叽喳喳,好不热闹。

阁楼门口,有一副棺材正对着(那时每家每户都有在家储备一两口棺材的习俗),只有我跳远的距离。上面铺了一些杂物,只能看到一点点边角。但对于我,那是非常恐怖的地方。每每要我到阁楼去拿东西,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较量。

三姐却不然,她有父亲的胆大,也有母亲的细腻。简陋的杂物间被她收拾得很温馨。三姐也是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中唯一有自己房间的,门板上现在还有“Don't open the door”的毛笔墨迹。

1995年我和三姐同时考上,她到福州读大学,我则被调剂到厦门读中专。家人对第一次离家的我是一万个不放心,哥在十里八乡到处找有没有老乡,开学的时候一直送我到学校,把我换好了饭票才离开。而三姐,自己一个人拎着箱子,第一次踏进我们的省会福州。

不知从何时起,也许是十岁开始提着一大桶衣服在溪头奋战的时候,也许是十二三岁肩上挑着滴着泥水的禾苗的时候,也许是被夏天太阳晒得脸煞白,还要坚持采完最后一垄茶叶的时候……三姐变成了圣斗士,父母及兄弟姐妹一有事,总是她冲锋陷阵,成为了我们大家的主心骨。

不惑之年读到《诗经》:“野有蔓草,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”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田间地头那朵朵在风中摇曳的紫菱花,和三姐笑起来睫毛弯弯的样子。

## 紫菱花

文/杨丽花

她,淡紫色的花瓣,金黄色的花蕊,清新淡雅。其实她本名并不叫紫菱花,我小时候却以为这是最好听的名字,与她很适合。

走出大山,我知道了她叫紫菀。她又被称作青牛舌头花、山白菜、驴夹板菜、驴耳朵菜、青菀和还魂草。紫菀是她最美的名字。荒地、田埂、路旁,她从夏开到秋。但在菊科庞大的家族里,她毫不起眼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,在直白简单的村庄穿梭。当山风拂过稻田,她举着小小的花蕾,露出浅紫、淡蓝的面容,静静地立在细长的田埂中间。真傻!农忙的时候,哪一只脚没在和时间赛跑?谁又会在意脚下的这一抹紫?

三姐挑着一担沉沉的秧苗,秧苗根部包裹着厚重的泥,淌着水,在发烫的土路上画着细线,细线倏忽不见。小心!三姐踉跄了几步,肩上的秧苗跳了支伦巴。

跟上!三姐对后面磨磨蹭蹭的我发号施令。前几天我割稻谷的时候,镰刀不小心割伤了手指。父亲准许我在家休息几天,可曾想三姐说,干不了活,陪她总可以吧。这不,我现在成了只跟屁虫。我回头看看那紫色身影在风中摇曳,心想:你真幸运!

三姐大我四岁,比我能干,能洗一家人的衣服,茶叶采得又快,田里插秧、拔草、割稻谷样样都会。她还比我长得好看,村里人都这么说。但她有一样不如我——脾气没我好。

有一次,不记得她为什么和父亲顶嘴,我只记得父亲一巴掌拍在她脸上。她转身上阁楼,用力地关上自己的房门。“朋友别哭,要相信自己的路……”口

## 献礼党的二十大(楹联)

黎竹芳

秀水放歌,迎廿大初心不老;  
仰山立柱,逾百年盛世常春。

党种春风,秀水弹诗追绮梦;  
民歌盛世,袁山焕彩绘华篇。

红船破浪,二十大蓝图新绘;  
北斗导航,双百年玉局胜开。

盛世飞歌,廿大红船开玉曲;  
神州逐梦,千秋绮业壮弘猷。

彭木芬

二十响春雷静待,秀水壮襟怀,发展大潮催远棹;  
双百年虎步长开,古城凭砥砺,振兴宏业赋华章。

百年赤帜扬,忆延河鼓浪,宝塔凌云,镰斧辟开新世界;  
九域春雷动,喜党政筹谋,千群踔厉,振兴续写大文章。

党政同谋,敢教骏业蒸云,神州添彩;  
千群合力,但使城乡谱曲,梦想填词。

拓幸福康衢,北斗高悬催奋进;  
兴乡村伟业,东风激荡壮襟怀。

潘一之

二十大金风送爽;  
双百年玉局布新。

玉局宏开,百年接力百年梦;  
金风浩荡,一路向阳一路歌。

百年历史证明,伟大、光荣、正确;  
各族人民团结,和谐、幸福、安康。

风云际会北京,雷鸣甘响,壮怀天下观沧海;  
世界惊呼中国,气贯九霄,砥柱人间是此峰。

刘行善

一百年收拾金瓯,奔向小康,复兴中国;  
二十大铺排玉局,迈开虎步,拓展鸿图。

红旗招展踏征途,换地改天,指点江山抒壮志;  
大海航行靠舵手,劈波斩浪,激扬文字写新篇。

袁山俊美,秀水苍茫,红色家园输壮阔;  
虎展雄姿,莺歌好梦,青葱岁月竞风流。

夏法金

虎将三千,盛会京城,运筹帷幄兴华夏;  
龙人十亿,宏开国运,铸造辉煌灿青霄。

刘育生

红土飞花,老区致富,丰功礼赞小康路;  
锤镰闪耀,旗帜高擎,伟业颂歌大道情。

李成炳

几千年积健为雄,旗举五星奔富路;  
二十大谋篇布局,龙腾四海立强林。

李子民

双百年战鼓,响彻云霄,入海登天书壮举;  
二十大欢歌,飞扬世界,超欧赶美振强音。

龙包海

忆征途漫漫,骇浪惊涛,恪信仰、挽危艰,壮志可吞西江月;  
颂伟业煌煌,笃行致远,守初心、肩使命,复兴更绚中国红。

温家广

盛会蓝图重擘划;  
幸福指数又提升。